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二十

陸川廬 嶼校

附錄

宋史本傳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

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  
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  
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  
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  
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  
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  
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  
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  
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  
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教令

所剛定官九淵少閔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遠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者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先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

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至。吏大驚。卽以爲神。中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穿盜屏。急刺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都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郢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

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瀆不能以源  
軌者所在尚多自茲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  
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閎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  
城之自是民無違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  
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  
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蓋獨之故事平時教軍伍  
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  
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每旱僭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  
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  
先教校兄有志於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  
矣人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乃雪沐浴更衣端坐

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首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  
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  
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  
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謚議

嘉定八年。未嘗賜謚。事下太常。九年三月。宣敕郎太常博士  
孔焯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  
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求  
至於安。雖與謚聖賢之闕或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而

久恭而安皆取此也。自軻既沒。迄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得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慈水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頴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與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遠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煥然作。怡然履。真有見夫居處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

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樂讓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言論與遠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荆棘，見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辯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勃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鎔，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咸薦其心悟理顯，出於自得，或稱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不於躬行，則君子之所委，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

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該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  
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運言非敏  
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魏肅  
辭定乎謹曰文安於義爲解謹議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  
覆議曰儒者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  
死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  
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  
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  
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  
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  
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

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  
幾絕之緒而振起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  
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牛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  
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  
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  
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起絕之論。不一而足。奚皆本  
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  
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  
之事業。立朝位丞。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  
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  
事情者。公言行相符。求裏一致。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  
間。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諱。當乎人情而

循乎至理無一毫暗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附告謚文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謚文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纂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

天不慈遺山。頌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於太帝。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象。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文集序一

宋楊簡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彖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矣。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哉。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

而先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廣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入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教加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文集序二

宋袁燮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揚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

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營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若干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遠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王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雖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道

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以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焉。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文集序三

明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

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率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玉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由外攘。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具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闡明。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是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

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文集序四

明王宗沐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枚綴繳繞。而雜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腐與慕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

有哭辨哀素之等組立聲帛之儀儀立而其所以過日在也  
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  
曰慕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誰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  
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  
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  
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子故曰禪與  
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朱僞最後象  
山陸子氏出盡去世之所謂數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  
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詳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  
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而而俗  
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  
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溺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

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儀爲心。于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浸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條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異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語錄序

月湖楊廉編集象山先生語錄爲十卷。自爲序曰。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寔出於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惟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予嘗謂

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庸惟刻之。考之。一。二。三。能。以。朱。子。所。謂。尊。德。性。之。說。而。求。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祠堂書院記

二陸先生祠記

宋楊簡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暗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

德候焉而言。又修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然而達。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疑。毋自疑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崇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益明。破學者之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

羶萬說於胸中。特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大有。因邑人崇敬二先生。以休養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如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敢穿鑿其說。以溢惑來者。迺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二先生祠記

吳子良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復論辯。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

以其道鳴東南士不致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於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故。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存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于互立標榜。曰某自來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隘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憂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中。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爲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爲

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遠稽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爲。刪詩定書。討禮正樂。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疎。工程則疎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爲賢。心之精神之爲聖。知二知十。爲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萃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萃聖賢之遺。孰爲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

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皋益伊仲。傳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為三先生設也。

槐堂記一

宋傅子雲

子思子百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闢以來。神聖繼作。闢於天下而垂於後世者。教也。凡其教之所修。明者。道也。而道根於性。性得於天。非人之所可毫毛加而斯須離也。皋陶陳天教之典。而虞治以熙。箕子演帝錫之疇。而周道以隆。其後周公表迪哲宅心之旨。以啓成王。復即王命。敷明德。敬典之訓。以告康叔。由是太平興而頌聲作。洋洋之教。所以使由在位。以及微賤。皆知好德。由禮以全其天者。豈

區區智力所能與於此哉。周道既衰，文弊俗浮，吾夫子以將  
聖集百聖之大成，欲復西周之舊，而振起之。當血氣未衰之  
時，未嘗久而不夢見周公也。斲環天下，而不滿卒成，戰國之  
紛爭功利是尚，而詐謀蠹興，處士橫議，而波淫蜂起。其能明  
孔子之道而清之，將不在孟氏乎。蓋孟子學於子思，而子思  
之學出於曾子，傳得其宗，故能道性善，以拯暴秦，明仁義，以  
開充塞，由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者，達諸家國天下，則道若夫  
路，治猶運掌，而集陶箕子周公輔成虞夏商周之旨，脉得復  
傳於後世，盛哉其功也。孟氏去今千有七百餘年，七篇具存，  
蝕獨甚矣。其間出而力扶吾道者，固有其人。然至我朝伊洛  
諸賢而始盛。殆冲■營畜之久，故間見層出者，非一惟象山  
先生稟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虛見浮說，不得以有其真。

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  
繳繞之夫。而有中微起癩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欲者。惕然  
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焉就實。膠溺愈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  
主於內。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沉淖。  
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遊之天衢。挾浮雲之翳。以開  
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德。悟斯人之長  
昇。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子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  
感通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壽之年。志既不遠。而遺文垂世。  
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  
誠息偽。興起人心之功。亦可謂有先於孟氏矣。先生沒。郡縣  
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矧惟金谿鍾秀。生賢。先生屢嘗  
講道於學。故紹熙壬子。邑大夫王公諱自大。時合先生之季

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爲之記嘉  
定癸未倉使蕭公舜谷因先生被謫文安命縣特於學之東  
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謚復齋曰文達縣又並立塑像以  
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  
給其費蓋欲以尚德崇化屬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  
來宰是邑。抵謁禮畢亟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子雲告  
則旋辱書價命即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衆陳侯曰是  
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因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矧昔先  
君子之刺臨川也。捐民口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金谿於  
臨川爲屬邑。推遺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  
諸齋。既命修其敝。樂悉就整固。乃捐已俸買民廢地。自縣治  
之西祠堂之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

近臨海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士民之助。買田儲廩。邀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後之室。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取以名其受徒之堂也。進北數步。築其壇。扼奇巖為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共斯事也。築杏壇。舞雩壇。欲諸生游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既成。氣象雄偉。至者感奮。及率諸生行舍菜禮。肅雍奉事。心志齊同。命于雲記之。于雲竊謂陳侯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渺末。屏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于胃。居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遇毘陵李

侯兼總斯任樂於作成庶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  
所不宜以愚劣庸然衰頹益甚樂然恐無以仰副陳侯獎賞  
之意則又安可惟記歲月而不稍揭書院本旨進學大端以  
爲陳侯教育之助乎茲所以較不自快本古昔以教其緊也  
雖然陟遐自邇茲焉發足而千里之至在其勿盡萃流摘枝  
固自有本而營生虛見亦能亂真此正陳侯之所憂而願同  
志知人一已百之功疑似是而非之辨以躋於輝光純一之  
地者余不敢不告陳侯名諫之字之道故諫議大夫謚獻簡  
之孫故京尹侍郎陳君先生之刻云紹定六年十二月丙子  
記新建寧府甌寧縣主簿象山書院主敬傅子雲撰

重建觀堂書院記

宋葉夢得

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

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與二陸先生之學

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視之朝家又從而褒表之非偶然也若稽辰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附祠於學之左而繪像焉慈湖楊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谷建祠於學之東且初止善堂聯於學紫齋袁公又記之紹定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初善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郡以琴山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刻諸堅表發明昭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服膺二先生之教逆淳祐庚戌假守臨川夙夜誠懇惟泰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並以增葺來告夢得殊然作曰崇教善俗他育重於此者乎乃蓋觀

模乃捐泉布俾遷祠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爲四齋職舍  
參列庖廩翼傍敞門徑崇垣墻以止善之堂廢乃修舊祠移  
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葺葺悉存厥初經始  
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觀深氣象軒煥筆峰聳於前壩谷  
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  
人李子愿爲堂長以主故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之  
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逾計使吳公  
子良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  
斛豆錢三百緡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  
縣解亦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粗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  
屬以提督之檄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  
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爲定志士咸

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之以傳不朽。重惟前後修初。既有諸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方。而爾邑爲二先生沫泗之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則盡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衿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夢得所以拳拳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暨於兵。

為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裔孫同倫。復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圮。正德丙子裔孫志和志從具呈。命事程果重修。

袁業齋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雖峯山而非逸。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佞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

誓誓一世之孽障。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  
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  
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渾渾乎  
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  
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  
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  
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倣與。禮宜虔告。先生精  
神淵淵浩浩。謹爲告詞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  
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  
本末無弊。不墮一偏。萬物皆備。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  
聞。非聞非見。

敕賜旌表陸氏門閭記

包文肅公恢

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况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敬親睦。周於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而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淳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繇此其選也。葵倫敦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羣從。則又若塗人之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自縱。骨肉相離。此天下之所由以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百餘載而下。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而僅有者乎。卓卓乎光前而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

陸氏有非他人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爲難矣。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同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陸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績道統。實

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國平天下之全體。太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雖曰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人之家世固。又爲貴。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雖有美意。必有良法。所以行其意也。而更續緝熙。美以世濟。又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爲。而號爲義者。豈必美意良法之純備。皆長久之計哉。故疆。扶力制。以至於五六世者。已不易得矣。陸氏四世。至居士公。質潛德不試。而施於家。嘗采冠昏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遠入能。繹先志而修明之。故其家法著於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遠。文安。有兄四人。九思。九欽。九皋。九韶。皆奇傑。非常流。能共起家者。九韶稱。綏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而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

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聲。莫不各有品節。且爲政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誠有如先儒之所歎者。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况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強合爾。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爲民爲士也。聞有同屋而處矣。果有知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禮。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視彼徒聚於衆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暉不異居者三世爾。家

人怡怡萃從會食無他憂當時已爲美談蓋以身清家貧  
之良不易矣彼嘗被旌表之家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  
足以爲之當不難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  
日以蕃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常有不給之憂  
所持者梭山清心素儉經營足食之計且隨貨產之多寡制  
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處匱若裕而實匱  
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  
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  
而僅有光前而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  
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  
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爲家長而  
主家事者冲也冲毅然直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

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穎脫以出。能爲公堂用志而不分。爲  
 族衆服勞而無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  
 太和。一門益如也。自祖父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  
 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  
 盛焉者。尤可以爲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爲之實難。當其欲未  
 全美。雖百年成之。而尤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成之。尤難。苟其  
 少有違缺。將一日壞之。而已慮其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  
 承聖恩褒嘉之後。肇造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  
 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輝也。其遺休餘烈。宜何如哉。自子  
 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小大永感源深流長。  
 雖自十世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  
 千年。可也。祖宗之澤。皇上之恩。固無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

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  
開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寔久寔廣。則人倫民德之  
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  
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  
淺功。近效云乎哉。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  
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軍兼管内勸農事節制  
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少恢記

象山書院志卷

象山精舍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舊名應天山。宋陸子靜先  
生讀書其上。建精舍以自居。四方學者踵至。門人彭世昌爲  
創齋舍數十楹。精舍前翼以四齋。曰居仁由義。志道明德。其  
矩齋卦菴。養正達誠等齋。則散處之。先生以其山形肖象。故

更今名慶元二年先生門人劉建翁立祠堂於精舍之前臨江章茂猷爲記紹定二年江東提刑趙彥誠爲增修祠舍自爲記迨元至順間進士祝蕃復爲重修春秋祀之元季殿於兵至我朝景泰壬申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即其舊址重修祠堂奉祠校山復齋象山三先生貴溪志又云縣南二里有三山山麓宋管劍建象山書院於其春秋致祭溥之裔孫承祀

新建象山書院記

黃直

金谿舊有槐堂書院在儒學之左以祀三陸先生但祠宇介乎委巷卑湫隘陋吏茲土者往往視爲故事間有知所崇尚又或限於時絀而不能舉嘉靖壬辰三衢程侯以名進士筮仕金谿崇儒重道教禮興化因謁三先生祠慨然謂諸生陳嘉言蔡階毛滋等曰斯豈崇尚真儒之地哉象山之在當

時學問淵源。直接孔孟。非世儒支離破裂。可擬議。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尊從祀。况金谿先生生長之鄉。可無專祀之地乎。諸生以本縣南關外。刈鵝嶺。地勢高敞。可建書院。爲射復謀。諸舉人黃綸、聶新、周瑚、王紹元、何諫、傅昂、彭天、欽、僉以爲然。遂捐奉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木正、蔡九庭、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縉、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仞、董其事。自甲午夏迄乙未春。工落成。設先生之位於堂之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配。歲時額以仲春仲秋。次丁亥祭。仍置田若干畝。以供所費。牲醴祭品。具有定數。名曰象山書院。夫祠院葬於因。仍而專祀。隆於一旦。則我侯昭來學補世教之功。永永無歇矣。象山書院在縣南關外一里許。地名刈鵝墩。嘉靖十三年邑

庚三衢程秀民建塑先生像蕙湖琴山像祠之

新建象山先生書院申文

撫州府金谿縣爲崇道學以勵風化事准本縣知縣程秀民開前事竊照爲政以厚風俗爲要而厚風俗以崇道學爲先有宋之時真儒輩出有如陸象山先生者偕其兄陸九韶梭山先生陸九齡復齋先生挺生金谿鳴道江右其學以先立乎其大者爲主而不專事乎詞章訓詁之習故其道精瑩簡易凡所以教人爲政者悉自其良心之固有者而發明推行之人徒見其鵝湖太極之辯少異於朱子遂以禪學詆之甚至謂子靜專於尊德性朱子專於道問學非獨不知象山雖朱子亦重爲之病矣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象山從祀廟廷矣然表章之典尚有所待焉金谿先生生

長之鄉也。宋紹定六年，知縣事陳詠之因其家舊有槐堂書  
院，即今儒學之左，以祠二陸先生。元至正末，邑燬於亂，書院  
廢。天順六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呂即故址重建祠堂，位  
於山後。魯泉山三先生於正北，以傅子雲楊敬仲配於左右。  
正統三年，江西布政司奉例爲褒崇道學事，創行本縣。將陸  
東山先生裔孫陸時慶勸實優免本戶雜泛差役，責令修葺  
書院祠墓。及歲，僉門子一名看守書院。正德十二年，欽差巡  
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行孫以每歲二月  
十五日致祭，但前書院僻處委巷，卑隘側陋，其廟宇止是小  
屋三間，且侵越於豪富之家，而雜沓於烟火之室。往來士夫  
慕象山之道而拜謁者，徒付之歎息而已。夫象山之道，今海  
內之士皆知其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欣慕尊尚，而何其

生長之鄉。過化之區。尚未聞表章而作興之。此豈所以勵風化也。嘉靖十二年五月。抄業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高拱。據本縣學生員陸德崇、陸德明呈為。求先賢理祠墓作養後學事。蒙批仰金谿縣知縣程秀民查處申奪。繳依。家已經整造牌坊一所於青田象山墓所訖。獨其書院之在學左者。尚仍其陋。今查得本縣原有西昇寺坐落二十都。有田八十餘畝。弘治以來。崇民王統、王菊一等包占田畝。以致寺廢僧逃。止遺佛殿二所。淪於草莽。尚可修葺。又見本縣南關外地名川鵝墩。乃金谿之水口脉地。地形高敞。可以建造屋宇。復審里老潘美、周烈、漢等。僉以川鵝墩改造象山書院。並無窒礙。除將西昇寺廢殿二所。移至前墩。以為前堂寢室。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本正、蔡九庭。

唐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縵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  
偉蔡九仞董其事仍捐俸重復新建門樓一所五間川堂一  
所三間左右東西廊屋各一所六間崇以墻垣飾以丹青工  
將卒。早職又恐典守無人則廟宇易圯。又將前項寺田逐  
一清查。共追得田一百六十石。見在使人歲收其利。亦足以  
供祀事。但未經呈申。恐無以垂久遠。合行移關具申。伏乞遠  
獎先賢。俯慰民望。頒之扁額。錫以定名。將前槐堂書院。改爲  
三陸祠堂。仍設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之像於中。以彰一時  
同胞之盛。將今所建刈鶴墩名曰象山書院。專設象山先生  
之位於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爲之配。以爲一時特  
隆之恩。及將前所清寺田一百六十石內。除三十石與近院  
民人王佳十七等對換田二十五石。填作院基地外。實在田

一百三十石。共六十五畝。每畝起科三升。該糧一石九斗五升。給帖一都排年楊永忠王元等輪流照業。每畝年約收租穀一石。共該收租穀六十五石。每石值銀二錢。共該銀十三兩。每年除銀一兩五錢。輸納糧差。餘銀一十一兩五錢。內除銀八兩。買辦牲禮祭品。以供春秋祭祀之用。其餘銀三兩五錢。歲留以修整書院屋宇。而又每歲於約徭內添設門子一名。爲之看守灑掃。其董事尚義之民。量加賞勞。則盛典將垂於不朽。人心樂勸於有終。道學崇風。俗勵矣。緣係崇尚道學事理。卑職未敢擅理。合關縣轉達等因到縣。准此。合就申稟。爲此。縣司合備前由。令行具申。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奉批據申。足見崇禮先賢之意。俱依擬行。此繳。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李奉批。俱如擬施行。有牌記未申。

奉敬此

象山書院落成祭文

程秀民

維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九月甲子朔越十九日壬午金谿  
縣知縣程秀民等謹以羊一豕一香帛蕝醴昭告於宋儒陸  
象山文安公先生曰。於穆先生。挺生是邦。立天之極。振道之  
綱。聖人不作。學失其源。詞章訓詁。晦於多言。公用弗寧。反邇  
厥心。良知獨得。孔孟是程。易簡之蘊。精一之秘。有發其端。功  
存萬世。嗟彼俗學。行矣弗察。操戈入室。視若朽斲。天啓哲人。  
相我斯文。慈湖琴山。樞衣公門。篤信力行。介石之貞。闡揚道  
妙。如日孔昇。遐哉百年。公論昭明。夢者既覺。醉者既醒。爰及  
聖代。乾運中興。輔臣倡我。從祀孔庭。恩典以隆。潛德以光。獨  
惟宅里。表揚未遑。我生不辰。孔懷景仰。叨蒞茲土。再瞻公像。

緬維祠宇。湫隘卑陋。爰議興築。以規悠久。筮諏既從。詢謀亦同。首斥私俸。鳩徒庀庸。民心有靈。感而遂通。捐貲輸力。如雲是從。更卜基址。厥地惟雄。廻程土物。厥勢惟崇。翼翼寢廟。繪山飾藻。曾不期月。既堅既好。呈之藩臬。達之憲臣。交相贊襄。聿觀厥成。維茲吉日。敬潔粢盛。位公於北。妥公之神。慈湖琴山。分配左右。參天與地。同其不朽。嗚呼先生。克祐邦人。士與於義。民登於淳。風移俗美。永享明禋。

歲祀象山書院祭文

陳九川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金谿縣知縣某等。敢昭告于先賢象山陸文安公。惟公學於本心。統承孟氏。異端精辯。聖道載光。茲惟公鄉。宜崇祀典。今茲仲秋。統率師生。以牲帛禮齊。菜盛庶品。祇薦歲事。以慈湖楊公琴山傅公配。尚饗。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見其人。使後之  
者有所親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爲作  
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  
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  
聞天下。中更寇燬。屋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  
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自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  
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  
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  
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爲請。衆咸義之。爲助其費。適  
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爲功。乃即舊  
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房室門畧備。扁

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爲記。某蓋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嘗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彰也。公與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過患。又如此行道之人。猶念之。况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嘗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爲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

於成庶幾。歲修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  
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  
室。適人。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  
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青田書院在縣北三十里。乃  
三陸先生鄉也。元大德七年。縣尹張居懌建。塑三陸先生  
像祠之。元季燹於兵。大明正德丙寅。裔孫志行志愛會族  
重建。

崇正書院記

王 奠

番禺馮侯大本之尹。金谿也。治先其大者。參與教。既於四鄉  
各建倉。廣儲歲歉。克濟民惠。厥德垂規。諸永矣。既又慨然作  
曰。吾不敏。無以教於邑之人。若象山陸子。邑產也。若晦菴朱

子亦嘗祀於此邦焉。二先生同時並作。相會講道。共承前聖之統。真皆百世之師。盍並祠之。振揚其休光。使金谿之學者。尊其道。宗其學。尚亦於風教有裨乎。於是平躬出相地。得縣西南隅廢倉之址。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舊廡而挹清曠。其於祀於學也。咸宜。乃定其規畫。建書院焉。最後爲祠堂。立二先生木主於其中。前爲講堂。建作號舍於兩翼。又前爲戟門。又前爲大門。扁曰崇正。嘉靖乙巳七月壬申始事。九月督學僉憲蔡公適至。侯請定春秋之祠。公亟嘉之。報允焉。是舉也。出於侯之劄俸勸義。不費諸官。不擾諸民。而事以時就。爰擇十一月丁丑。率諸生釋菜。以妥二先生之靈。遂來請記。曰。子之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傳之海內。學者獲知二先生之學之合一矣。願益有以發明之。以厲乎與。

起而來集於斯者。俾其學二先生之學而弗昧其所從入焉。其之惑何足以任此無已。則以二先生白鹿之訓申之。以心學可乎。夫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事故。無心外之學。外心以爲學。則學所學非聖賢之學也。非天下之正學。是故學也者。亦惟學乎心而已矣。夫惟其心之存乎天理而不悖之。以人欲也。故發之於父子也。必無不親矣。發之於君臣也。必無不義矣。發之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必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矣。其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必無所爲而爲。一於義而不雜於利。爲己而不爲人。爲內而不爲外矣。夫如是。則吾心之本體以全。大用以行。所以爲心者盡。而所以爲學者亦盡矣。夫是之謂正學。夫是之謂聖賢之學。二先生之學。深詣乎此。而發之以教人。故其白鹿之規。有曰。講明義理。由其身以

及人又曰。遵聖賢之教而責之於身。又曰。思慮云爲之際。戒謹恐懼之心。嚴斯訓也。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白鹿之講。有曰。志乎義。斯喻於義。志乎利。斯喻於利。學者之志。不可不辨。又曰。深思是身。不可使爲小人。必將於利欲之習。坦焉痛心。又曰。專志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訓也。亦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二先生之學。豈有出於此心之外哉。二先生之教學者。亦豈非心爲教哉。追景二先生於百世之上。而自奮以興乎百世之下。則盍以二先生之心爲心。以二先生之學爲學。辨之於精神。心術之微。義之深。彝倫日用之顯。必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必求爲聖爲賢。而不爲愚爲不肖。斯不亦善學二先生已乎。斯不亦無負於二先生之教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真得于聖相傳。志。其。操。

一也。萬世所當宗焉者也。道一有編心學有錄學則有纂皆以關二先生之學也。然天下同此心則同此學其將自是益關於天下矣乎。道一書院創於盱江崇正書院創於金谿皆以廣二先生之教也。然天下同此道則同此教其將自是益廣於天下矣乎。莫私淑於二先生風切高山之仰而又深喟夫馮戾之義舉大有功於二先生有功於來學也是故記之嗚呼斯記之所爲告也者豈獨以勵夫金谿之人而已夫。

### 後學辯論

歐陽圭齋作重建金谿學記云。金谿爲陸子之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時朝廷方崇朱學。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爲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

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夾考二子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驚於超詣之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穎悟。皆足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與黟舍一時而俱新云云。按圭齋以文章名於一代。當崇尚朱學之時。而議論獨能如此。不可謂非深知斯道者矣。蓋人固未有無見於道。而能以文章名一代之也。宋潛溪濂學於黃文獻。潛學於許白雲。謙益其淵源。固由金華四先生以上。邇朱子之傳者也。其爲金谿縣孔子廟碑。而末系以詩云。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

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飛。萬象著赫。其推崇如此。尊之曰大賢。而視之曰我。明其探聖髓。而比之以天。日至矣。蔑以加矣。蓋前輩留心聖學。實有見解。則雖淵源朱子。不敢不尊陸子如此。而後來無知之徒。知陳建呂留良輩於潛溪無能爲役。乃輒敢詆譏陸子。誠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姑蘇筆記云。象山先生天資高明。卓識偉然。雖未嘗註四書。而散見於文字間。其貫穿通徹。何可及。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信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晦翁於集註云。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近世讀者指象山也。要知象山此說。明潔諸當。雖程子所見。亦偶未到此。何止於亦通而已。晦翁若明載此說。作陸氏曰。豈不佳哉。晦翁謂必有事焉。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也。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雖引援不同。實與象山同意。近李明通作象山文集序。謂古心先生嘗云。象山如烟消日出。不涉半點字義。余頗疑此說。講明道理。如何全不涉字義。得廣信府志象山陸先生贊云。先生字子靜。名九淵。臨川人。舉進士第。爲世儒宗。開明義理。研析精微。其術道甚嚴。與諸生聚辯之地。曰象山。屬廣信之貴溪。項同晦卷諸公講道於鶴峰。蘭若祠像儼然。謚文安。今上即位。追表而錄其後焉。贊曰。

真識洞古寒光照空。誰今滓翳障我昭融。屋會講習日參異。同象山赫赫增高鵝峰。

袁崇齋嘗作象山先生贊云。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宏濟辨心黨畧有先生贊云。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皆皆虛說。誣民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充實光大而可入。手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混融。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螭螭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取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明禮部尚書席文襄公書作嗚冤錄以明陸學。自爲斥云。嗚冤錄者錄陸氏之冤而嗚之也。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倡道。

於建陽一倡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墻於時朱氏方注  
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  
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天與我者  
萬物皆備何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遊考亭  
之門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  
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  
由是經生學于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  
士館閣名卿亦曰陸禪學也予讀其書誦其言目濡心醉亦  
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釋老甚而若將况  
焉問無覺者終身迷誤莫知反也及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  
集三讀其言撫膺歎曰嗚呼寃乎孰謂陸公爲禪乎再取讀  
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啓蔽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歎曰

子晚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遍訪諸士。頗文言頗繁。見者靡  
覽。覽者未終。卒難曉悟。政餘乃撮其書問語錄之要。首各類  
二篇。曰鳴冤錄。他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二乘空寂之語。無六  
道輪迴之說。必將曰。冤乎。人言可盡信乎。茲殆賤目而貴耳  
也。嗚呼。此吾道之冤也。刑獄之冤。陷一人。道術之冤。使天下  
人心如飲醇酒而莫知其醉。雖欲無鳴。將能已乎。自孟氏道  
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失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鬪。如孫龐同師。  
鬼谷而自操戈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  
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黃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  
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  
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冤者不徒陸氏而吾朱夫子含  
冤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一二大賢

嘗伸此義以救末流信者寡而傳疑大半是錄所由鳴也君子感其鳴一洗其窳將知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矣錄曰鳴寬益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明大學士徐文貞公尊信陸王之學自編學則一卷又為學則辯云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為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之為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為學故必認以為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道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為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

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也。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勉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濶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

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

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言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天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學正閔尤溪廖恕謹識。嘉靖乙未秋九月吉旦。

本朝翰林院編修萬子承蒼答顧德陳守論陸子文集書云  
過顧德作中夜談深以爲慰比辱手書具知動定陸子集辨  
詰不遺餘力仰見吾兄任道甚勇衛道甚嚴又懼承蒼惑於  
異聞欲翠之使進於大儒之門戶良友切磋之益可謂厚矣  
顧承蒼之心若有未安者不敢苟焉景附輒陳其愚見而幸  
吾兄之終教之承蒼少時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行年三十取  
程朱之書徧讀之始有志求道獨病其言浩博徃徃未定於  
一莫可據依及觀陸子書依六經孔孟以立言本末一貫內  
外兼該了不異明道程子意既而思之伊川程子亦嘗有是  
言攷之朱子全集則其傳之延平李氏與其晚歲之所自得  
又無一不合者因六經孔孟以求明道之言因明道以求伊  
川程子朱子陸子之言乃知此心此理無不同而聖人之道

果可以學而至也。世之論學者。既未嘗沉潛反覆於程朱之書。而陸子書則概棄弗視。其所以詆斥之者。但設爲想像之辭。或截其單辭刺語。轉相傳說。率非陸子之實。此論行。凡朱子之言。與陸子合者。反諱匿之。不復道。於是朱子深造自得之學。終以不明。而聖人之道亦晦。承蒼深病其然。故願得同志之士。相與講明之。以歸於一。是今讀兄所論。仍據前人想像之辭。爲斷。則是卒未覩陸子之全書。而無以得其實也。陸子言心。皆以所載之理言之。初不認心爲理。世所尤詆者。心即理也。一語。惟見之答李宰書。蓋以聞夫言無心者之謬。其爲說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羅整菴書引此二語。以辨心即理合也。非其未見陸子全書明矣。而分分而合。苟玩其文義。雖童子不難辨矣。學不離見聞。而

不可溺於見聞。陸子於書無所不讀。又於人情物理事勢用功。其教人也。必先之親書冊。求師友。嘗曰。學有講明。有踐履。格物致知。此講明也。又曰。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則是實行也。此豈掃却見聞者。特惡夫口耳之學。不能有一於身心者耳。存養之說出孟子書。不可曰。認賊作子。若謂其所存養者。別有一物。則當指其實而攻之。今但據存養二字。便以爲異。譬則見人撫摩其子。而遽呵之曰。是賊也。非其子也。將何以服其人耶。若夫理與心一。此道全不在語言文字。非存心無以致知。朱子固嘗言之。而陸子無是也。凡世之所詆於陸子者。皆陸子反覆辯難。決以爲不可者也。不然。則其未嘗言者也不然。則兩家門人妄傳之者也。而語意近似者。又皆朱子之所已言。此不可不察也。困知記。窩固熱觀。

之其書極尊朱子然其大旨絕相刺謬而多與陸子合所以  
詆陸子者蓋未見其全書而徒疑爲陽明之學所從出云爾  
學節通辨一書其言詭譎乖悖大類訟師誣告文狀不足道  
者也承蒼嘗客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爲其鄉先生所  
不齒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爲此書以媚上官而  
塗謗其鄉先生初未敢顯出匿諂北方萬曆中顧公涇陽爲  
之序至我朝陸稼書先生偶稱之始傳於世自言陸子文集  
無可議獨取之語錄大抵皆橫誣而已未乃摘陸子言精神  
者數條以爲專務虛靜之證不知陸子最不喜言虛言靜精  
神第常語又止見於門人所記攷朱子文集言完養精神者  
乃不可勝舉承蒼嘗悉列其醜詆之辭繫陸子本文於後皆  
不合復取朱子之言證之異時豈之吾兄自見其謬由此觀

之陸子固不可詆也。雖然吾兄未知陸子。而其學乃甚似陸子。如報災一事。所謂自盡其心者是也。平時能存心。則此理甚明。當報災自能報災。擴而充之。以有此端耳。謂是物格知至之驗。恐吾兄亦未可遽承也。非獨此事而已。承蒼所聞於吾兄。而致為在京諸公稱道者。若禱雨講約辨冤獄諸善政。皆是心也。當如是自能如是。豈管一一考証於古人之書。而後為之乎。必考証於古人之書而為之。則是偽而已矣。豈吾兄之心哉。此言雖發自陸子。然非陸子之言。六經孔孟皆言之。即程子朱子亦未嘗不言之也。嗟乎。六經孔孟之道。至宋儒然後大昌。周程任之於前。朱陸繼之於後。雖所從入之途或殊。要其歸趣。未始不一。今徒見陸子之言。先本後末。由內及外。遂以斯道易簡工夫。專屬之陸子。未嘗每稱陸子為易簡工夫。而執

夫析理氣爲二物。假書冊以攝心者。以是爲朱子之定論。至其恒言存養。又隱然病之。朱子之學。果僅止於是乎。聖人之道。果若是其支離也乎。後之學者。將何從焉。承蒼與兄皆有志於道者。非若科舉之士。遇以朱陸異同命題。泛然援昔人之言。判之而已。當究觀兩家之書。以求其至當。然後操之。有要而爲之。可成。由承蒼之說。則陸子爲能守約。朱子自多學而識入。其卒也。亦返乎約。由兄之說。則朱子始終未離乎多學而識之見而已。孰爲能尊朱子者耶。承蒼今年五十。兄亦且四十。將欲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度已難矣。六經孔孟之書。少而習之。宋儒之精言。漢唐以來史冊所載。治亂得失。是非賢不肖之梗槩。畧已過目。竊謂自今以往。姑務先立乎其大者。於人倫日用間。

隨分自加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新至乎踐履篤實之  
地。事役有暇。則益讀有用之書。為涵養充拓之助。用力若此。  
亦庶乎其不悖於道也。不識吾兄能俯從之否。都中朋友絕  
少。自李象先歸後。惟日與君家二登話。此孫侍郎亦言為學  
當以陸子為準式。一二前輩持之尤堅。豈非所謂此心同。此  
理同者耶。所示別紙。條析奉報。如兄固不謂然。願惠書明白  
言之。以警愚妄。幸甚。承翁再拜。

別紙附

來教云。究其所見。數句。何嘗不的當精切。但恐本原之地  
差。却則所謂見。所謂推。所謂著察。絕一皆自有其指歸。譬  
如認賊作子。其撫摩鞠育。殆亦無以異於已子。即禪家行  
住坐臥。都不放空。亦何嘗不自謂行習著察。

承蒼說案。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盡。益著益察。日躋於  
純一之地。數句皆依孔。並以立言。知孔孟之指歸。則知陸子  
之指歸矣。謂之的當精切。何復致疑。如謂本原之地有差。則  
當明言其差處何在。恐未可以莫須有三字定案也。

來教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以下無數此字。皆指心而言。  
故下文即引心。連日休以明之。孟子所謂得者。得此理也。  
今云得者得此也。是以心得心也。文理難通。善與義自有  
事實。在今云積此集此。則與寂守其心者。何以異乎。

陸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  
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  
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  
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大辨也。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非由外。餘我也。此字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故下文推廣其意。八此字皆指理。不指心。引書二句。趨重德字。其意甚明。後一篇答曾擇之書。則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餘。又曰。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合觀之。亦可以瞭然矣。以心得心。自是吾兄誤解。積心集心。雖三家邨學童。無此文義。陸子殆不爾也。藁見羅整菴集中。發此論。故斷其未見陸子全書。陳建則謂只用一此字。從來文字無此樣。鞅不知象也者。像此者也。爰也者。效此者也。易固有之矣。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造次顛沛。必於是。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形狀。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倏也。立之斯立。此等操縱。陳建  
能知之。陸子未曾言心。猶有寂守之疑。若朱子曰中庸。天  
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  
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  
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蔡九峰受朱子之命。作書集  
傳。其序始終言心。吾輩又當如何置詞耶。

來教云。自有諸已。至其爲物不貳。始終求之一心。所謂易  
簡工夫也。

詳觀陸子此段。即不見一心字。有諸已。以身言。寬裕溫柔十  
六字。以德言。若因其引用中庸。不誠無物。遂以爲求之於心。  
則是于思語先有病矣。所謂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  
由原泉混混。而至於不舍。晝夜其見得此理。至易至簡。可久

可大吾兄稱之。豈虛也哉。

來教云。自學問因無窮已。至末云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又云。於其端緒知之不至。又云。學未知至云云。皆以爲學當求諸心。所謂以知本爲知至也。人情物理一段。明明將格致。致知抹煞。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又已將學問思辨。駁倒。

來教又云。一篇大意。不過謂學只宜求之於心。格物致知。學問思辨。皆其外。皆其末。無奈大學首格物。又中庸又有學問思辨之目。故不便直言抹煞。是以其言繳繞屈曲。左遮右掩。蓋亦自知其難通矣。

詳觀陸子此段。凡六百七十言。惟先覺不作。民心橫奔。及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兩見心字。前後大旨。俱不言心。其曰學

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背向。可以立決。孔子之所謂志於道。子思之所謂入德。格物致知。程子以窮理。學問思辨中。庸以擇善言。皆是意也。彼以浮文相熒惑。信聖言爲蕪飾者。不可謂之學問思辨。耻一物之不知者。不可謂之格物致知。陸子駁之。豈得爲過。陸子生平恪守經訓。從來敢增易一字。何至有抹煞之疑。兄謂大學首格物極是。而朱子欲補敬字在前。又加窮理二字於格物之上。以存心易格物字於大學正文。既窳易其章句。復補作格物致知傳。似以聖人之言爲未當。而附益已說。此則承荅之所不能無疑者也。不事見聞而專求之於一心。陸子從無是言。亦無是意。言虛無言寂靜。尤其所斥。昔人議陸子不出此數端。皆與陸子之學相反者也。格物致知學問思辨。陸子攷人端自此。

入手與趙詠道書言之尤詳。特不爲訓詁之學耳。竊觀吾兄之意。乃直以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功。而在讀書考古。愚謂此特其中之一事。而必以切於人倫日用者爲先務。朱子集中亦嘗有是言。至若朱子教人。且多讀書。以爲撞來撞去。或可撞着。此恐是一時之誤。未可據爲路頭。莫若於教說之中。擇其一說之是者。篤信而固守之。亦朱子所以事程子之道也。商之如何。

來教云。只一存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即是主宰。象山所謂此理。亦是昭昭靈靈之心而已。此只一存字。可明如佛氏之明心見性。是也。若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非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何以能明。孟子言君子存之。如下文明物察倫行仁義。惡旨酒。好善言。是。多少工夫。亦

不是空空存是以夫子之聖猶好古敏求顏子之賢猶博文約禮不是一存字可了。孟子亦有求放心之說。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程子亦有存久自明之說。所謂自此尊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今象山乃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是欲將此心之昭昭靈靈者爲作用。看孺子一段可見異乎孟子伊川之言矣。

此篇因曾擇之將存誠持敬合說。而陸子折之以爲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是後來杜撰。故引易閑邪存誠以明存誠字之所出。因云不但言存誠可。即言存心亦可。故引孟子存其心之說。又云不但言存心可。即單言存字亦可。故言已嘗以存名齋。而引孟子君子存之。雖有存焉者寡矣之說。遂申之曰。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謂雖不言存誠。只說存

之一字自可使讀者明得誠之理。是解書。不是論爲學工夫。下文云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明得此理。即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效。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即固執篤行之效。初不說空空存陸子言理。况自言心。心可謂之昭昭靈靈。理不可謂之昭昭靈靈。是與陸子之言異也。蓋志氣清明三句。恐有語病。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必已嘗學問。能求放心者。始克臻此境地。以朱子大學之訓求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知至之事。從事於學問。乃格物之事。今日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則是知至而后。可以格物也。然乎否耶。朱子求放心節。註謂可以上達。兄謂可以從事於學問。直以從事於學問爲上達。是與朱子之言異也。程子曰。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何待窮

宗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本不達。義亦微別。一弄舉之。似以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釋自明二字。是與程子之說異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日忘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是與孟子之言異也。焉子入井。一尺難言心。而悚惕惻隱之根源。則是理。孟子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正欲使人明得此理。今以明得此理。即是主字爲非。是又與孟子之言異也。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一語尤與程朱之言不合。由此觀之。見之博學審問。則得矣。其於慎思明辨之功。得毋尚未盡耶。

佛氏明心見性之說。蓋謂明得心。即見得性。吾儒所謂性。只是仁義理智。佛氏棄人倫。滅天理。其所謂性者。非也。既失其

性則所明者。不過空虛寂滅之心而已。亦非吾儒之所謂心也。此處爭道理。不爭字面。朱子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明明之也。具衆理。應萬事。非心而何。程子謂明諸心。如所往。則明心二字。亦可不諱矣。何獨於陸子之言心。而必言理者。反叔歎然議之乎。又况其不言心而專言理也乎。

陸子未嘗言一存字可了。然聖賢之學。則確是一存字可了。但有自然勉然之分耳。兄試將孟子本文。及程朱全集議論。反覆玩味。再向自家身心上。切實體認一番。自當知之。尹氏存天理之說。本自程子。陸子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大意極合。兄每見陸子說理字。輒不喜。反似有取於理障之說。但不知捨却此理。更有何物作得主宰耶。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心地爲本。又曰：常常收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又曰：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用功，總閒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非美惡，亦不難辨。又曰：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此之類，却只說心做主宰，不說理做主宰。其與陸子之言，是同是異，幸明辨之。

前見陸子與邵叔誼書有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遂疑此字指心言。此書有云：此理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著一理字，似可以釋然矣。今備舉上下文，而獨截去此二句，豈一時檢點不及耶？易曰：修辭立其誠，吾輩不可不三思也。

來教云：心一也。數句是象山受病根源，故整卷闕之心，即

理也。亦象山與李宰第二書中語。然亦不必移易於此。乃見其誤。其曰歸一。其曰無二。其曰不容有二。蓋象山之認心爲理。已自十分明確。無庸再費分疏。宜其與考亭相詛語。其有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夫豈誣哉。嗚呼。象山以過人之姿。踐履篤實。乃耄釐之差。遂至謬以千里。信乎學之不可不熟講也。又云。此心此理。是一是二。

此篇歷引孔孟之言而總斷之曰。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其義甚明。而兄謂陸子受病在此。豈果以自古聖賢皆非一心。自古聖賢之言皆非一理也乎。謂自古聖賢之心皆一心。故所言之理皆一理。而即斥其認心爲理。兄論陸子書如此。誠無庸再費分疏也。所舉答李宰書前已言之。朱

不一之故實因朱子中年立說稍異。兩家門人復交相  
闢是以不能無齟齬。迨陸子既卒。朱子未見其全書。故終不  
更爲禪學而已。所論者則無不與陸子相合。惟其精詣如  
此。以克紹道統之傳。此說甚長。不及縷悉。但全首朱子文  
字知之矣。陸子極尊二程。其有不合者。則以六經孔孟之  
言證之。不敢苟同。所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正可見陸子用  
功切實處。凡讀古人書。必以心驗之。以身體之。而不爲浮文  
虛論。然亦未嘗顯駁其非。後學所以事前賢之道。固宜爾也。  
若朱子於伊川先生之言不合者。十常六七。務自立一說。以  
求勝於伊川先生。此亦中年學未純一之故。後來則無此病  
矣。一心一理也。數句整卷未嘗闕之。至當歸一精義  
無二。則屢引用其說。想不以爲謬耳。

此心此理。是一是二。願明言之。陸子曰。心皆具是理。恐未可將理字割出。向心外也。

來教云。仁即此心也。以下尤見象山宗旨。仁人心也。誰謂

非孟子之言。

按誰謂非三字。微涉輕佻。似有咎孟子多此一言之意。

延平謂孟子不

是將心訓仁。語意與象山自別。此恐宜作題目入思議。此

心此理。終是割不開。只一滾說。未見分曉。四端雖具於心。

同是一理。其實有四者之不同。深體認之。可見。今渾而言

之。曰此理也。不知心只一心理。不一理。其認心爲理。已可

槩見。故引孟子良知良能以明之。而直揭之曰。此吾之本

心也。此其所以成慈湖頓悟之非。而落夢江良知之謬也。

且此節緊要全在擴充二字。孟子欲人識其端而擴充之。

今象山竟將此二字抹煞。其意不過欲證明此心妙處多。

學而識之。非謂復其本心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其所以  
易簡工夫也。其所謂一陽爲主於內者。亦不過以此心爲  
作用。故曰。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  
讓而讓。此理也。此與當恻隱時便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  
同一作用。白沙所謂得此櫛柄入手。更有何事。後之先一  
貫而後忠恕。以知本爲知至者。皆此意也。不知仁義禮智  
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非窮理格物。極深  
研幾。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亦何由行。習者察究其本然  
之善。以復其初也。今以復其本心。便爲有事。爲積善。爲集  
義。則是其所謂易簡工夫者。不惟將格物致知一層抹煞。  
其踐履篤實。亦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力加廣克。不過兀  
守其心而已。

按陸子十世同居者。未詳爲滿門孝弟。月益  
公判湖南紳府與人書曰。對門之吏如備

夫射行之。策至矣。皆不足信耶。夫既不能窮理。又不能實致。其擴充之功。只恃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夫用有所未明。其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者。必至於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而後已也。此象山之學。所爲恃於聖人而合乎禪宗。朱子詆之於前。諸儒開之於後。又豈爲深文也哉。

孟子因當時之人。將仁字全說向外。故欲人反而求之。曰仁人心也。本不是將心訓仁。人亦決無疑。孟子將心訓仁者。是平所解。原屬蛇足。此訓詁之學。所以言愈多而理愈晦也。天下之理。析之則有萬殊。合之則爲一致。愛親敬長一段。由孟子惻隱之心一節而引伸之。正是即其分之殊。以引其理之一。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今據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以不之

文遂疑陸子認心爲理則孟子程子就非認心爲理者凡人  
立言必有次第。陸子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一段欲曾擇之。識  
此理之端。後二段方言擴充之力。前段歷舉惻隱羞惡是非  
辭讓數端而總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  
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是以本體而言後言復其初心。  
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是以工夫而言。孟子則隱之  
心二節先言本體。後言工夫。次第亦正如此。兄乃不究觀之。  
止據說本體處。即謂將擴充二字抹煞。曾謂居安宅由正路  
立正位行大道者。猶不可言擴充也乎。最後一段說擴充之  
功尤詳且盡。其曰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  
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  
乃所謂必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怠。乃

是積善乃也。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此乃所謂必有事焉。此字緊承。使此一陽為主。於內四句暗對。前段仁字。並不曾云復其本心。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復其本心。正不容易。其工夫在爲仁。爲仁工夫。在有事。勿忘在敬。在積善。在集義。積善集義者。復之始。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復之終。所謂擴充之力。孰有過於此者乎。曾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者。猶不可以言擴充也乎。方論爲仁工夫。原不必追說到格物致知。孔子告顏子止言克己復禮。可見陸子與常人言。故較詳密。亦是胸中道理爛熟。所言自無滲漏中間一段云。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徃其狹。而懼於廣。徃其邪。而懼於正。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正欲曾擇之。明得至善之所在。如孟子言。知皆擴而充之。歸重知字。格物。

致知之道不外乎此。初未嘗株然格物致知一層踐履篤實。是朱子稱陸子之辭。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用力。則所踐履者何事。非加撥充何由篤實。又所云云似與朱子迥異。所謂行乎剛隱。辭讓是非之途。必至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者。亦果有幾乎。朱子有云。聖賢已死。他憑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此言雖淺。固宜服膺。兄於陸子集。全不看出上下文。與其言中之意。止撮取數字。輒據爲罪案。而加以刻深之詞。此非言語間小小過差。亦恐足爲心累也。朱子平日議論太多。自孔顏曾思而外。皆若有所不滿。不獨陸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蘊。謂其露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謂伊川未能無我。節目尚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槩目以禪學。嘗

云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又云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龜山尤傳道所自。謂其做人苟且。謂其隨衆鶻突。謂其說道理無收煞。謂其氣質弱。延平語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雖親受業。亦皆斲之爲禪。同時如張宣公。則所與往還書。詆斥甚切。其後南軒集多刪改。以就已之說。呂成公則謂其杜撰。謂其看文字粗。謂其不理會經。謂其弊在於巧。此等言語皆宜善觀之。其於陸子。雖中年所見各殊。要不失爲朋友切磋之道。厥後門人傳說宗旨。彌夫其真。遂激而爲己甚之論。自言忿懣爲病。理或有之。及乎晚年。道成德立。則有不示而合者矣。今觀朱子文集。疑陸子爲禪學者。凡數條。不過如論上蔡廣平龜山之意。而其推尊陸子。則不在二程子下。嘗

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  
意人欲雜於其間。又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  
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  
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  
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立置  
陸子於張呂三公之上。章章口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惟崇張  
呂無異詞。即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爲禪學。而盡撥  
之。獨於陸子。啍啍不已。豈朱子之心哉。議陸子。則以朱子所  
詆者爲據。觀朱子晚年持論。無不與陸子目合。又安以爲大  
子解也哉。慈湖之於陸子。猶上蔡諸公之於二程。慈湖言頓  
悟。陸子不言頓悟。豈可追咎其師。陸子於門人。數稱傅鄧黃  
項諸子。而不及慈湖。嘗箴其言一責其習氣未盡。而朱子至

稱之既薦之於朝。又令學者從之遊。此必有說。慈湖書省盡見之否。若止是困知記所錄。未足爲定論也。陽明之學。從朱子入。不從陸子入。故晚年定論一編。尚欲依附朱子。而顯與陸子異。至其門人王畿之徒。專欲從良知發用處。推致其極。以爲不待存養。不假窮索。則益悖矣。然考其全錄。提唱致良知三字。在正德辛巳以後。立論過高。學之恐有厭下學而希上達之病。若前此所守極正人品事業。卓然爲明代第一人。儒者思爲有體有用之學。固當奉爲標準。吾輩今日果能從聞見上用功。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言。自當遵守。凡古人言行。即有未盡善處。須詳思其所由然之故。一一申說出來。庶不失爲光明正大胸次。如全不覩其是者。只聽他人人口吻。奮然隨之。叫號嫚罵。無論古人品地有定。不易壓倒。縱令能壓。

例古人亦於自家身心何益耶。願吾兄之熟講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二語。似屬  
創論。雖字實字。更太密。低昂嘗聞先儒之說。以爲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而皆統具於吾心。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今但謂  
理具於心。而散之於萬事萬物。猶近心爲太極之說。然已是  
將內外截然分開。不知吾心之理。如何將來。與萬事萬物  
萬事萬物待將何人心中之理去散給他。既散之後。吾心所  
具者尚餘幾何。後來又如何收取些轉來。皆費研索。若仁義  
禮智之理。孟子固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豈可謂  
散之於萬事萬物。告子以義爲外。孟子固之。荀子以禮爲外。  
程子固之。如吾兄所說。則是仁智之理。亦散之於外也。可乎。  
不可耶。朱子大全集。偶不在篋中。未能盡記。第以理推之。知

其必無此語。若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足以管夫天下之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一人之心。則與兄所言者。自不同矣。非窮理格物數句。亦微有語病。窮理格物。朱子言之。今續極深研幾一句於下。似以窮理格物四字爲未足者。恐非朱子本意。又於極深研幾下。接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一句。似以極深研幾。猶是未嘗體驗者。恐非朱子知行相須之意。亦何由行習著察。充其本然之善。以復其初也。三句俱覺堆疊成文。恐不如陸子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盡。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等語親切有味。前書精細明確窮理盡性。指義入神。推勘入微。體驗切實。以至於融會貫通云云。大意亦與此同。承蒼學力至淺。方論陸子集本不欲及此。但來教多是泛論。惟此數句說本體說工夫。足見吾輩學問原步。

所在故不得不奉商也。心有體有用。體立而用自行。故其要在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程子曰：存久自明。陸子曰：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皆此意也。兄言恃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不明。極是但尊意似謂讀書即是窮理。依着書上之理做去。卽是擴充。求若則謂讀書考索義理亦是存心之事故。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于以爲仁在其中。心愈存則愈明。擴充只是將心中本明之理推廣出去。使滿其量。若此心不存。止靠書本上所明之理。究竟與心不相浹洽。一些本體也算不得行之於外。必有顛倒錯亂之患。鄙見如此。未審是否。伏乞高明誨之。

來教云：此書言致知明善。所謂致知明善者。在先知開端發足之大指。所謂大指。益亦可知矣。與胡季隨書。

陸子曰誠身之道在於明善然則明善即其大指也

來致云此書言格物知至矣其所謂物格知至者在乎自疑自克而謂私見之細人難於自知已私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不過欲人公所學以從己之說即爲自克即爲物格知至與聖經所言物格知至者異矣

陸子曰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洵是過來人語吾輩能實下工夫自知之矣又曰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解克已復禮而大旨則爲荆公而發不必以深刻之意求之

聖經所言格物畢竟如何若今日時文所說質之五經孔子

孟子之言及漢唐史冊所載諸儒議論。有一處相合者否。乞以見教。

來教云。此書以識路頭爲知止。但恐路頭一差。定靜安慮。一齊差却。學於古訓有後。今云知止。則於古訓如歸吾家。如入吾門。先說約而後詳說。先知至而後物格。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陸子言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路頭者行之始。所至止者行之終。未嘗以識路頭爲知止也。不識路頭。則差識得便不差。下云集義由仁義。路頭若此。庶乎其不差矣。此書又言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爲學先後次第論之極明。恐不如吾兄所譏。下文言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

矣。以見人患不能知所止。誠知所止。則書冊中之理無不可通。非謂先知止而後讀書也。然程子謂今人不先明理義。不可治經。則讀書亦非可漫然者。又鄧文範是問讀易之法。易與他經不同。讀易之法。又與記誦訓詁不同。孔子晚而學易。即謂在知止後矣。不可耶。書言學於古訓。乃有獲。不是讀古訓有獲。今人不明學字之義。故以多聞多見爲博學。學字之義明。則於朱子陸子之書無難解者矣。又陸子此書言往訓不言古訓。古訓則可專指經文。往訓則凡解經之書。如程子易傳之類。皆在其內。此等處亦未可草草看過。陸子全書從無一字泛說也。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出於陸子門人所記。其可盡信。但朱子有云。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然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頗與此意相似。至程

子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則又豈特六經爲然也哉。

來教云。此篇言學矣。然其大旨。則謂學當求師。伊洛諸賢。以師道自任。而所以道之非其道。蓋言物格致知之非也。故下言傳夫子之道者。不在游夏之文學。而在曾子之愚。魯大約象山之文。雖波瀾浩渺。縱橫出沒。而不離乎其宗。誠考亭所謂黑腰子也。

陸子云。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其推尊伊洛諸賢。可謂至矣。後則言當時之爲師者。不以其道導門弟子。非指伊洛諸賢也。格物致知。聖經肯訓。陸子誨人。必本於此。執致以爲非者。但專以讀書考古爲格物致知。則大失聖經之意耳。游夏之文學。不能傳夫子之道。夫子爲子思擇師。獨在曾子。洵是千古絕識。諒在吾黨。決無異詞。六經非一人之作。

孔子曾子子思門人始專輯其言。一聖兩賢。若合符節。孟子處戰國時。以好辯稱。其言尤爲縱橫變化。而皆不離乎其宗。良由理本同然。得之於心。而宣之於外。自是不容有異。後來漢唐。深明道所言。前後一轍。與孟子同。象山之書亦然。其氣象尤酷似孟子。若伊川之言。考亭議其未定於一。考亭之言。整卷議其未定於一。蓋其始也。求之於多。多則雜矣。惟其晚而自悔。故卒亦無不一也。試思中無定見。孰能不雜乎。其宗者此。又可以爲象山病耶。至此篇行文明白條暢。初不見有晦暗處。黑腰子三字。乃禪家不通鄙語。朱子偶然稱引。門人遂筆之於書。可謂無識。吾輩復何爲數舉之耶。

來教云。此篇自任之意甚力。推倒伊洛諸賢。意中言外。皆詆訾考亭。然以聞見爲支離。而謂此心此理。我固有之。聖

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明明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陸子曰。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真。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所植。正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情。滿胞。肥其仁。淵測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諛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蓋謂伊洛諸賢。得聖人不傳之道於千載之後。而歎夫親炙之者。不能如曾子。子思之於孔子。私淑之者。不能如孟子之於孔子。推尊若此。後人無以復加。推倒之說。何爲而發也。朱子陸子皆以道自任。故朱子謂南渡後。惟已與子靜。理會着實工夫而我。朝安溪李文貞公亦並稱爲百世之師。謂此書言外有不满朱子之意。是則誠然。支離事業。鵝湖相見時。即

淳切言之。朱子與陸子書。則有葱嶺之戲。此皆朋友輔仁之誼。其後朱子聞陸子教人讀書。陸子聞朱子書冊埋頭之狀。則彼此交相喜悅。其心事光明正大。至今如見。豈世之面是心非者。所可同日而語耶。我固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皆孟子語。豈宜用爲警議。至謂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承着則未敢默默。改諸論語。聖人固未嘗以多聞多見爲訓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以爲讀古人書。苟不能擇善。則多聞適以滋惑。而不得爲知也。多見而識之所見者。或列國之時政。或卿大夫之行事。孰善孰否。不容顯爲別白。則但識之而已。不可遽從也。如是其精且慎。然僅可語於知之次。則知之上者可思矣。子張學于祿章。則恐其溺於聞見而遂不免於尤與悔也。故教之開疑殆。教之慎言行。以爲徒恃其多。

聞多見鮮不爲言行之累也。朱子謂教子張之失而進之。最爲得旨。夫子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爲非。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若言博文則在於約禮。謂之亦可。弗畔若曰苟不約之以禮。必且畔於道。所以爲博學於文者戒也。聖人之意不既章明較著矣乎。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又曰大凡學問知之聞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嫁。益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又曰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上蔡記誦博識則謂其玩物喪志。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則曰某甚喜此論。世之

學者大弊在此。其解大學則曰。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如游騎無所歸也。其解論語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釋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程子之敬人又如此。宜無不可遵者。故謂聖人以多聞多見爲訓。特俗下講說之誤。非朱子之言。亦非知學者之言也。

來教云。以義利公私判儒釋。此只在形迹上說。可知向上。一層未曾撥轉。安得不是惹嶺帶來。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又曰。天地之道。至公而已矣。公則爲義。私則爲利。以此判儒釋。其理極精。其言最盡。兄謂其在形迹上說。向上一層。尚未撥轉。竊所未喻。從來論儒釋。

者皆謂上一截同。下一截異。故猶有欲學其上。一截者。陸子則謂儒者全是公與義。釋氏全是私與利。自始至終。自內至外。無一不異。直是判得。斬截分明。使人無可躲閃處。又言吾儒之道。乃是天下之常道。謂之典常。謂之莫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又言釋氏視吾詩禮春秋。何啻緒餘土苴。吾儒求道。當以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孟子之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標的。惟其學一以聖人爲歸。故於異教毫無回護。如此而猶目爲禪宗。是何嘗以薰爲蕪。以白爲黑也。朱子當日聞人言陸子不教人讀書。又未盡見其論著。是以不能無疑。蕙嶺之戲。雖不當。要亦不害爲朋友責善之道。然陸子輪對五劄。現在集中。皆齊治均平之論。雖善毀者。不能指某句。

為禪也。吾輩生六百載後。各有心目。開卷矚然。寧不知朱子之服膺陸子。實在張呂二公上。而徒據此一言。盡沒其平生相敬之實。非惟不知陸子。亦豈得為知朱子者哉。

來教云。無形而有理。豈不分明。不知何故。費許多唇舌。得毋未免於執己好勝之護乎。

無極之辯。當以陸子為正。雖仇視陸子。如羅整菴。且無異詞。以吾兄之博學詳說。亦不能別置一詞。是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矣。朱子當日誤信其說出於周子。又見已所作註。已行於世。其論太極之理。果如所解。亦足有功後學。故不能割捨而重為之詞。然無極太極。在作圖者。實作兩層解。今欲渾而為一。不免遷就牽合。逮乎晚年語及無極者。絕少。其門人亦罕言之。想師弟間必有定論。吾輩今日亦何必曲為之回護。

耶。六經孔孟之書。不言無極。惟老莊言之。通書不言無極。二  
程所論至多。不言無極。上蔡廣平龜山以遠。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皆不言無極。朱子發謂傳之陳希夷。今華山現刻有希  
夷無極圖。鑿鑿有據。設令表章太極圖說者。始自陸氏之徒。  
不知後人當如何橫議。以爲崇尚虛無之確證。今獨無奈其  
出於朱子耳。宋史所載。本是自無極而爲太極。後來朱子定  
作無極而太極。稍覺闊渾。亦未若柳子厚所云。無極之極。爲  
更起也。兄於朱子兩書。獨取無形而有理一句。洵爲有見。但  
以鄙意觀之。本文兩極字。是一樣。朱子用一形字。一理字。已  
是分作兩樣。且彼爲是說者。必自以爲造語精妙。今但曰無  
形而無理。殊覺籠統淺近。絕不見有着實處。未有此說以前。  
執疑太極爲有形。爲無理耶。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

至極無以加此云爾。語意何等鄭重。有理二字。語意何等輕。  
泛並提而論。已是迥不相侔。謂之分明。未敢信也。陸子謂欲  
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宜以  
無極加太極之上。繁辭言神無方。不言無視。言易無體。不言  
無易。此言平允。斷不可易。試平心思之。

承蒼條具鄙說如右。大抵皆因來教所及。畧爲分疏。至於朱  
陸合一之實。猶未敢極論。亦恐驟論之。吾兄終不見信也。願  
更取朱子大全集。平心觀之。而無以先入之言。相捍拒。則自  
見之矣。承蒼與兄皆自韶。訛以來。誦習朱子之教。曷敢少違。  
昔聞明代諸公。多所譏訾。不勝切齒。即見困知錄。間有異議。  
亦爲感然。十數年間。寢食於朱子之書。確然見其晚年立教。  
多與陸子相合。朱子始終未見陸子全集。非故屈己意。以從

之益見道愈明則其言自不容不一耳。今必據朱子中年之說力排陸子。則凡說之合於陸子者。勢不得不覆匿之。而徒以教人多讀書爲朱子一生定本。卽如勉齋所作行狀。凡萬五千言。於讀書講學。媿媿詳之。至其存養踐行。止用輕筆帶過。總攸處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學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云云。亦不免截然分爲三事。不可謂窮理作知之事。亦與勉齋此語不相似。反覺聖人一專專在陸子。而朱子之深造自得者。終不復明後之專專者。將何所據。依以爲入德之自耶。承蒼不揣愚昧。勉齋非敢袒護朱子。實欲天下後世共知朱子之學。由勉齋所以能集諸儒之大成。而其晚年教人。則諄諄以求放心。專德性爲先務。不欲學者困於聞見之支離。庶幾有志之士。弗迷其方。得以自進於

斯道而國家亦收人才之實效。此其用意識迂然於朱子之教。則可謂不悖者矣。頃見孫臨泉言。今日非無通經博古之士。特患其心驚外徇私。不得其正。惟陸子之言。可以藥之。斯誠大君子維世植教之盛心。第於朱子深處。似未見得分明。吾兄之意。則專欲推崇朱子。惟恐陸子之說。得以並駕於其間。而究其實。亦未免淺視朱子。故敢以區區之說。進乍聞之。必有牴牾。第念此事。非一家私言。必相與往復體究。歸於至是。乃為不負先儒。公務有暇。幸望諄切指示。無效。昔人門戶之見。徒以空言相誚責也。承荅於朱子之書。惟格物致知。補傳疑。其未定於一。無極三書。頗信陸子。其他則皆洞悉。其指歸。中心悅服。前舉其議論先儒之言。特欲明朱子於任道諸賢。皆有評騭。其議陸子。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雖語氣。

猶覺繁重。非敢暴揚朱子之短也。伏惟亮照。

萬編修又嘗言程瞳閉閣錄後云。謂朱子反身入德。有資於陸子之言。初不害爲朱子之大。程瞳必反覆緣飾以明其不然。是謂朱子無取善之量矣。觀朱子改鹿洞講義。悅之至服之誠。未云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惡有責他人信從而已。獨不然者耶。凡人稍知求道。即無迷於聲利之理。程瞳僅以不迷於利稱朱子。所以視朱子者。過淺。朱子於義利之說。固不待見陸子而後有聞。第未深察大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如此之甚。遂不免以爲易曉。而忽視之。平時講論。罕所發明。及聞陸子之言。始竦然動心已耳。程瞳言朱子前此已能察於義利。歷引其言以証之。本屬無謂。然所舉張南軒文集序。則作於淳熙甲辰。在鹿

洞會講後三年正。因陸子之言而愈服南軒此言之切要。白鹿洞賦未審作於何時。考朱子年譜。己亥三月赴南康軍。十月劄白鹿洞書院。數月告成。當在庚子之春。是年十一月始作臥龍菴。與呂伯恭書云。有意爲記。臥龍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則是時。白鹿洞書院記猶未具也。次年辛丑正月始得伯恭所作記。彙往復商榷。未即刻石。而陸子之來南康。即以二月。今觀白鹿洞賦自註云。事具呂伯恭書院記。然則朱子此賦。安知不作於三月任滿。從容無事之時。而所云披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非即因陸子喻義。章口義。而引伸之者耶。白鹿講會感興二詩。所作歲月未可懸斷。但感興詩編次。與和陸復齋詩相近。和復齋詩。實辛丑午會陸子

安公時補作也。故有別離三載之句。陸子年譜可考也。朱子  
改白鹿洞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今易谿為陵。白鹿講  
會次卜文韻。易卜為方卜。乃人姓。故云次韻。朱子別有次卜  
字書韻詩。易為方丈。則不可通矣。引南軒文集序。增出擴前  
聖之所未發二語。此皆無關大要。然亦可見程瞳於文理字  
義。尚未通曉。而欲議前賢學問之旨歸。豈不且